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經部七

經稗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經稗十二卷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編裒採前人說經之文以多摭諸說部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

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襍故得精通自鄭康成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掇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于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

襍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

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于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為長顧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遂有憑臆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諸人于漢學放失之餘捃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餼羊之遺也顧諸家無談經之專書

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薈稡衆說部居州次于考核之功深為有裨特録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原本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篇頁頗為繁重今析為十有二卷以便省覽云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稗卷一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易經

三易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内於山故名易

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大蔟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鐘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黄鐘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唐賈公彦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

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容齋續筆

卦爻名義

易者蘆蝘之名守宫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狶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一牕

之孔六十四六總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丹鉛録

吉凶悔吝无咎

臣謹按人事之有吉凶悔吝亦如四時之循環也吉屬春吝屬夏凶屬秋悔屬冬吉者祥和之氣故屬春然吉之後必有肆意徇情之事而可羞吝者亦如春後之有夏陽盛既極微陰萌生也凶者慘殺之氣故屬秋然凶之後必有愧恨感悟之心而圖改悔者亦如秋後之有

冬陰道既窮一陽來復也恥過作非可以招禍故吝必致凶亦如夏後之有秋陰氣漸盛必至摧傷也改過遷善可以求福故悔必致吉亦如冬後之有春陽氣漸長馴致休和也吉者必有所得凶者必有所失悔者必有所憂吝者必有所虞吉凶其已著者也故曰言乎其失得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其未形者也故曰言乎其小疵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焉則如四時之有冲氣也又如五行之有土也人無日不在吉凶悔吝之

中亦無日不欲避凶而趨吉者然避凶之心勝必至於害而苟免趨吉之心勝必至於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則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脩其可吉之道而無心於獲吉至於既吉而其惴惴於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無意於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於无咎之心常安也是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者所以能无咎之機也悔而无咎則可以至於吉矣吉而无咎則不至於可咎矣吝而无咎則不必至於凶矣凶而无

咎則亦無所可悔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凡此者皆以常理言爾天下固有作惡而獲吉修善而遇凶者然此其變也非常也變者不足以勝常者故曰貞勝貞者常也言以常者為勝也天地陰陽亦有愆過然而以常者觀示也日月光景亦有災謫然而以常者著明也天下之物氣數參差人事錯糅固紛然而不齊矣然既以常道為勝則其所常者豈有出於一理之外哉故曰天下之物貞夫一者也禹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成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之謂貞夫一而其道常伸於千古者彼夫回邪之福无妄之災時所偶致不久而復其常耳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此易所為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榕村全集

元亨利貞

孔子將元亨利貞作四件說其理最精且以為六十四

卦占辭之權與占辭有僅曰亨者有曰小亨者是亨不必皆大也不必皆大而獨繫以元亨則是未有亨先有大也如農之倍收賈之獲利亦可言亨而不可以言大以其先所謀者原小故也若士希賢賢希聖其勳業功用直可以充塞天壤豈不以先有斯大故亨得來亦大耶以此例之則亨不如元亨小亨又不如亨矣占辭有曰貞吝貞厲者有曰不可貞者有曰貞凶者是貞不必皆利也不必皆利而獨繫以利貞則是未有貞先有利

也如事之不可常者以為正而固守之則必致凶厲矣何利之有以此例之則凡貞吝貞厲者必其微有不宜也其曰貞凶者必其大有不宜也故以元亨利貞作占辭看似元字利字是虛字亨字貞字是實字被孔子細心讀破元字利字都是實際字亨字貞字反是現成字

榕村語録

易為數之原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户三褫師

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二三歲晋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二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於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困學紀聞）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為君位二三四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為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為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為臣也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畧例但必强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日知録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繇姜卿京驪姬之渝羭蕕臭伯姬之盂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繇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捽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皆韻也故孔子

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為師而不苟也日知録

卦具四德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惟乾不言所利困學紀聞

六爻應比

應者上下體相對應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連之爻也易中比應之義惟四與五比二與五應為最重蓋以五

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遠而應之也然近而承者則貴乎恭順小心故剛不如柔之善遠而應者則貴乎强毅有為故柔又不如剛之善夫子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遠可見剛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見柔之道利近剛之道利遠矣夫子此條實全易之括例凡比與應一陰一陽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剛應剛以柔應柔則謂之無應以剛比剛以柔比柔則

亦無相求相得之情矣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於賢小畜曰有孚惕出觀曰利用賔於王坎曰納約自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從井曰井甃无咎漸曰或得其桷巽曰田獲三品渙曰渙其羣元吉節曰安節亨中孚曰月幾望皆吉辭也惟屯需與蹇則相從於險難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來連既濟則交儆於未亂之際故曰終日戒亦皆吉辭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者

多如離之焚如死如棄如恒之田无禽晉之鼫鼠曷之
覆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
解拇歸妹之愆期旅之心未快小過之往厲必戒雖非
凶爻而亦不純吉惟豫之四一陽而上下應噬嗑之四
一陽為用獄主豐之四為動主以應乎明大壯之壯至
四而極未濟之未濟至四而濟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
辭而免凶咎以九二應六五者凡十六卦皆吉蒙之子
克家師之在師中泰之得尚於中行大有之大車以載

蠱之幹母蠱而得中道臨之咸臨吉而无不利恒之悔亡大壯之貞吉睽之遇主於巷解之得黃矢損之弗損益之升之利用禴鼎之有實皆吉辭也惟大畜之輿說輻則時當止也歸妹利幽貞則時當守也未濟曳輪貞吉則時當待也亦非凶辭也以六二應九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隨之係小子失丈夫也觀之闚觀可醜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辭也屯之屯如邅如遯之鞏用黃

牛蹇之蹇蹇匪躬既濟之喪茀勿逐則以遭時艱難而顯其貞順之節者也惟比之自内也无妄之利有攸往也家人之在中饋貞吉也益之永貞吉也萃之引吉无咎也革之巳日乃孚征吉也漸之飲食衎衎也皆適當上下合德之時故其辭皆吉夫子所謂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信矣自二五之外亦有應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義不如應五承五者之重也以應言之四與初猶或取相應之義三與上則取應義者絶少矣其故

何也四大臣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則有以人事君之義故必取在下之賢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應也上居事外而下應於當事之人則失清高之節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應上則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應也然四之應初而吉者亦惟以六四應初九耳蓋初九為剛德之資而六四有善下之美故如屯賁之求婚媾也頤之虎視眈眈也損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應初六則反以下交小人為累大過之不撓乎下解之解而

拇咼之折足是也以比言之惟五與上或取相比之義餘爻則取比義者亦絶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於上者則尚其賢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惟六五遇上九乃取斯義葢上九為髙世之賢而六五為虛中之主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賛之以尚賢頤咼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賛之以養賢其辭皆最吉若以九五比上六則亦反以尊寵小人為累如大過之老婦得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莧陸兊之孚於剝

皆是也獨隨之九五下上六而義有取者卦義剛來下柔故爾若初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則非正應而相比者或恐陷於朋黨比周之失故其義不重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為卦主則羣爻皆以比之應之為吉凶焉故五位之為卦主者不待言矣如豫四為卦主則初鳴而三盱剥上為卦主則三无咎而五无不利復初為卦主則二下仁而四獨復夬上為卦主則三壯頄而五莧陸姤初為卦主則二包有魚而四包無魚此又易之大義不

可以尋常比應之例論也周易義例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户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挍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内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脱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

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

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正今本正文脫風字

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脱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觧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容齋隨筆

乾元用九

余向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為帥幹任文虎作讀易堂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兊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以配坎六列

震於四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為九此自環圖内卦

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間泰之外卦為坤

㞎之外卦為乾即九數矣大畜之外卦為艮夬之外卦

為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

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為八箇九數以至兌下相對而為

九餘六十左右相對亦為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

三十六而因為六十四也而為易之體後天震兌兩卦

相對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

三十六義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以盡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 學齋佔畢纂

亢龍

宋張偕仁洎博學强辯吴越王錢俶薨有司議謚忠懿上其狀有居亢無悔語時張泌駁之以為四字非臣子所宜言請改正洎上議曰按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无咎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漢書梁商傳賛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楨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人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禄位亢極過踰涯量郭子儀碑曰居亢无悔其心茲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

亢龍之悔況考工狀云受寵若驚居亢无悔本無亢龍之語乎議上以生學淺罰俸此所謂人臣作威作福而迷幾賈禍伐功怙寵而肆志妄行皆亢者也何物張似不諳至此易史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的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仁種之即生

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克已復禮為仁故獨許顔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為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自是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學齋佔畢纂

用九用六

林元齡曰龍門山人卜易而蓍言易嘗問以卦只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有踦贏二贊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天祿識餘

无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

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鶴林玉露

乾九三无

明卿陳氏曰後世人臣處亢至於為蛇為虺有位有民有輔而龍德遂亡非聖人焉能獲此三无乎此周公之亢也東溟曰貴而無位尹辭阿衡是已高而無民甘盤遯荒是已賢在下位而无輔伯夷首陽是已悔何也世世皆尹則難乎其為嗣君世皆盤則難乎其為帝師世皆

夷則難乎其為天吏聖人不忍以一時之危行而掩天下萬世之通情安得无悔周易時論

龍德

袁石公云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黄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股掌叔度居亂世君俊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禍不及嗣宗縱酒汚朝口無臧

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嬌奴為伍縱博褫裳恬不知怪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烏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亦知易之言也易史

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

從來無苟且之功名登顛造極回首難矣伍員大夫種劉文靜輩是皆小賢小智也知進矣存矣得矣急流勇退保全身名如蔡澤孔光張禹者天下亦何賴有若人乎惟聖人者道充德備荷衆人所不敢任之擔搬萬古

所未嘗見之事沮撓不動疑謗不揺知進矣不必知退知存矣不必知亡知得矣不必知喪湯武誅伐伊周桐㞐尼山筆削稍一瞻迴卻慮時遷事變不可為矣故曰其惟聖人乎然究竟理到極處知進未嘗不知退知存未嘗不知亡知得未嘗不知喪反經行權依然合道依然保身所謂不失其正也故又曰其惟聖人乎蓋深贊之也節山讀易

脩辭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令之文古所謂辭也困學紀聞

乾初九坤初六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困學紀聞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

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横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栻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

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容齋隨筆

黄裳元吉

程伊川說黄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吕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

為此説以詆垂箔之政予不敢以為然聞見後録

天玄而地黄

程子説孟子英氣張子説顔子粗心張長史常舉為對果然讀書至程朱可謂細矣比之孔子覺猶未也孔子讀書直是字字不放過坤卦上爻孔子已是解明程朱解之尚都未盡此時陽氣雖微到底陽不可没故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此時焉得有龍倒反以龍為主似能自在那裏戰的一般但是龍至此不能自振已

疑於陰故曰未離其類不然氣為陽血為陰如何說血陰陽至此混為一區故曰玄黄者天地之雜也然到底天是天地是地猶然天玄而地黄春秋書法便是倣此因天子失了身分諸侯皆與對壘然春秋之文曰王師敗績於茅戎一似天王不知何故自敗於茅戎者然天王豈能無過到底君是君臣是臣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如人心原只有天理到得人欲熾時竟與天理爭衡豈可說道心人心勢均力敵只說得道心

微茫而已然道心至此已不能超然於人心之上覺得混雜到底天理是天理人欲是人欲豈可竟不分别此是夫子就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八字上逐字想出來的直細入無間榕村語録

得朋喪朋

程子謂西南得朋不好東北喪朋纔好如女人羣聚有何用處止與類行而已惟從夫乃得所歸也朱子又云西南得朋好東北喪朋不好西南陰方得其本位東北

陽方則必至於喪朋其則謂在西南當位用事必須得朋乃與類行至東北則時過地易必須喪朋乃終有慶也如做外官須有屬員吏役兵馬方能辦事及居近君之位則宜聲光銷減朋亡乃尚于中行矣榕村語録

西南如臣去君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疆雖無君命專之可也其聲光幾與君同至東北則與君近不見其有威權聲華銷減如月去日遠與相對則光滿近日則偏虧不全矣榕村語録

龍戰於野

坤以柔順為德然時當陰極尤非專任柔順可以挽回氣數葢疑陽之際臣儗君庶匹嫡盜賊比王侯世道人心幾滅熄矣阪泉涿鹿之師羲黄不免況季世乎易稱龍戰凡以為陽也雖兩敗俱傷玄黄血雜亦不恤耳天地之生一治一亂不大驅除則不成蕩平窮變通久之道也諸葛亮云漢賊不兩立裴度云臣誓不與賊俱生司馬光亦云後人必有以調停之說誤陛下者人臣以道

事君可藉口柔順乎易於坤上六深明剛克之理非迂儒所辯易史

辨之不早辨

秦鑒分封之弱而為郡縣不虞發難於匹夫漢懲七國之變而輕宗室乃祚忽諸於王氏甚矣早辨之之難也然國家之變不生於所辨而起於所忽假令秦人不興閭左之役陳勝一荷鋤子耳劉向外家之封事得行莽雖象恭祇就第以老耳夫何亂之能為惟忽之而不早

為之辨是以積漸陵夷而至於亡易曰馴曰順安危利災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易史

純坤稱龍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困學紀聞

建侯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

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郡縣之失也困學紀聞

即鹿无虞

明正德間都御史張嶺敕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筮得此爻曰行無虞官何以即鹿吾入林而已時提學李夢陽在座曰不然三關古鉅鹿地也急即之无虞者不疑也惟入林中惟恐為彬所中耳時宦豎江彬用事彬有林字後武宗西狩江彬索璧馬婦女不應駕言三關迎駕軍不至罷職此臆斷倖中然古占法原是有此

屯六二蒙六三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

鑒茲哉 容齋隨筆

蒙比言筮

問六十四卦皆所以筮也蒙之彖獨戒其再三瀆者何也曰蒙内卦坎坎為孤疑凡明者善斷蒙者善疑惟其善疑則雖正告而猶惘惘然不知適從此所以愈蒙也故戒之問凡卦俱為筮設而比彖獨言原筮者何也曰蒙内卦坎故戒之以瀆筮比外卦坎故教之以原筮坎為孤疑疑在内者宜明以决之疑在外者宜詳以審之

其義各有取也

汪氏易問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葢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三褫

鄭康成以三褫為三拕晁以道云三拕即拖紳之拖謂拽也此似訟勝受服有矜喜不自持之意最有意趣故何玄子謂褫亦作解衣解者脫也雪賦云褫珮解紳並非奪衣之謂觀孔子不言以訟奪服而曰以訟受服可驗據此則所云三褫者蓋束而解解而束束而又解如

此不一所謂一日三摩㴈矜喜之極也易小帖

師比名

或問師有北面領兵之象比有南面臨民之象二卦自為反對何取於師比之名乎曰古人寓兵於民五家為比居民之法自比而始五師為軍制軍之法至師而成熊氏經說

師出以律

荀九家易坎象為律葢彖上下空而陽氣實其中所謂師

出以律者如六韜太公言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及周禮春官大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皆其法也坎為耳主聽又坎方

黄鍾之本故師初言律_{易史}

師或輿尸凶

用兵之道貴有專任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程頤曰丈人者尊嚴之稱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六三師或輿尸凶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程曰輿師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棠按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焉往而不敗後世復用太監監軍是以萬不能取勝昔唐九節度之師不用統帥雖李郭善用兵猶不免於敗況其他

乎此皆輿尸凶之驗也知新錄

比之无首

此節發明後夫凶之意首向也无首猶言不知所向也言不向顯比之主抗命逆行如田横公孫述之自取滅亡也錢鏐霸吳越遺囑其子曰善事大國勿廢事大之禮其後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馮敬通挨身更始光武屢招不降後雖歸命終抱後夫之罰坎壈以没其向背得失亦可見矣易史

說而應乎乾

漢祖唐宗皆開創剛明之主張良以弱質佐帷幄輔帝業身名俱泰魏徵以娬媚行讜直稱賢相與貞觀終始二公者所謂說而應乎乾履虎尾不咥者歟易史

包承包羞

包承包羞二義如見小人肺肝彼小人之悻悻無忌者易與耳惟包藏不測者機深害毒禍發不可制王莽折節下士以揚雄之才智失身事之此包承也曹操欲殺

楊彪以其名德恐失人望而赦之此包羞也其心猶有所愧憚未敢勇於傷善也然自是黨羽日盛威福日恣正人名哲見幾而去勢重難挽國運隨之此易之所為否而君子儉德避難之秋也噫言之滋懼矣易史

苞桑

苞桑之喻舊稱堅厚按苞為木之叢生者叢生枝細不能繫物此正與堅厚相反故唐陸贄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楻綿綿連連若苞桑綴旒幸而不

殊者屢矣此亦以苞桑細弱難以維繫為解舊過泥苞字遂認作堅厚實非義也仲氏易

出門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苟隨困學紀聞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詞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

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
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
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
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
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
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
若夫張穀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譏之美一則

讒之賊也何終之有丹鉛錄

勞謙有終

禹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桓公有矜諸侯叛者九國勞謙民服信乎有徵周亞夫折吳楚平七國可謂社稷臣矣霍光受襁褓措磐石雖周伊蔑以加矣乃一以無罪身死一以甫死夷族則何也豈獨盡其君之過與抑其驂乘顧箸驕矜見於言面有以致之歟君子不欲多上人况其君乎甚矣勞謙之義末之前聞也足已無術班馬

均識有以也夫易史

勞謙

問謙九三何以稱勞謙也曰傲則逸謙則勞坎勞卦也二三四爻互坎而三得坎之中畫故稱勞汪氏易問

六爻得失

六爻有得有失惟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困學紀聞

鳴謙鳴豫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於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困學紀聞

豫

蔡子木庭楠云豫之世君多以躭樂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乎所守故五之疾上之冥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二之介三之盱以戒士之慕富貴利達茍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則何豫之不可久乎程敬承亦云世道

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此皆經國匡時之論二公皆萬歴時人抑有感而為是言歟易史

貞疾恒不死

坎為疾疾與豫反書所云王有疾勿豫是也夫四五皆互坎而體之大坎則君獨受之第坎象為月而五當坎上正弦满之時所謂緪也緪與恒同即詩所謂如月之恒者雖恒有半魄而中明未亡實未嘗死則為久長計仍有類於不終日者此則豫仍未豫者也仲氏易

冥豫冥升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及回進善之機也困學紀聞

弗兼與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困學紀聞

先甲先庚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

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寛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困學紀聞

高尚其事

何氏玄子云高尚其事者言不以王侯之事為事而但以高蹈逺引為其事也士固有厭煩熇游清淨本非濟世之具亦無為人之心若此者多此爻是矣范希文以比嚴子陵非薄光武不事者謂非吾事耳爻不言吉讖

誚可知誰謂聖人而㴱志於斯人乎雖其志可則而事不可則也是或一道也易史

天行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剥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困學紀聞

不事王侯

蠱之五六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為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為鄉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為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焦氏筆乘

設教善俗

家聲之隤隴西以為愧城角之鈌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困學紀聞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

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容齋隨筆

噬嗑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曰陽德也朱子本義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

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楊升菴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公令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天祿識餘

无敢折獄

獄者生命攸關國之大事无敢折獄正見賁之小利不敢以當大事也賁者文飾之謂明庶政可用文飾折獄而用深文緣飾没其情實矣按刑家始魏李悝著法經蕭何定律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增至六十篇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七百餘萬言晉杜預云法者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古之刑書鑄鐘

嗚銘金石所以塞異端無滛巧也宋初增律令因唐舊後滋繁多仁宗欲删定有謂先朝法令不可輕變帝以問王曾曾對曰此憸壬惑上之言令法官得倚法舞文上下其手耳宜删繁寀以一視聽歷觀乎此則知賁之无敢折獄矣易史

白賁素履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困學紀聞

碩果不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壊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困學紀聞

何玄子云碩果不食此君子之秋也所謂一不為少天若祐晉則為謝安之止桓温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為王允之死於傕汜而小人亦相隨而亡故此爻不言吉凶易史

賁受以剝

虛美薫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

剝 困學紀聞

朋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

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

盍簪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困學紀聞

不耕穫不菑畬

楊氏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為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周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中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

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創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為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為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日知録

慎言語節飲食

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頤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

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言令節燕樂上大喜湘山野録

大過未濟

余向奉祠歸里中舟過叙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為復講濂南先天圖說衆皆稱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注雖云初為本而上為末然不究其所以為弱之義願詳聞之

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本字皆無勾脚本末二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巽下兊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是以木之字義而為言也問者曰諸家之解未有如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其失位之說余答曰大率每卦

六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六為隂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為陽位而六以隂居之二爻為隂位而九以陽居之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亦猶二隂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為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為盡也 學齋佔畢纂

乾坤下六卦皆有坎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隂

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鶴林玉露

習坎

八卦皆人心之德乾健是不息的人氣血不周流便病脉歇至便病坤順所謂百體從令也健主神上說順主體質上說震主動巽主入而散兌主說艮主止皆人心

之德不可無者惟水主險豈可說人心有險德故聖人於坎上加一習字王輔嗣云更習也最妙程朱不用而以重坎為習坎那一卦不是重何獨坎卦孔子所云重險乃是解習字之意一重險過又一重險非更習而何不是以重字訓習字也不獨上聖大賢將降大任必先窮餓困苦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平常人亦困心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所謂險不獨貧賤患禍也那極如意之中一切飲食男女聲色嗜好那一處不

是窗䑞都要在此等處鍊過方好加一習字便是人心之德最不可少者榕村語録

中男中女

甞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為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盖畫卦者自下而上必以中為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均為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

所以震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葢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必即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即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宮室杵臼官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已先示之矣因樹屋書影

水火土

離為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為陰坎為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為陽以知坎離蓋陰陽交媾也今觀水氣清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蓋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温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即木之舒而為火金之斂而為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位於中央者從

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舉其井重於水火者言之也因樹屋書影

設險豫防

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預防之困學紀聞

坎離取象

爾雅小罍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困學紀聞

易爻言酒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他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於酒食未濟上九有孚於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困學紀聞

坎六四爻

以三位之剛與四爻相接宜有燕衎酬酢為尊養之藉此如需之遇坎而需酒食困之遇坎而困酒食者則飲酒相歡夫亦處險者之不得已也夫以艮木之堅兼震竹蒼筤之細木可為樽而竹可為簋比之王臣之會諸侯享之樽而副以簋所謂樽酒簋副者亦燕禮也而不特此也險者儉也漢劉修碑以險為儉故君子儉德避難於險時用之其為樽也不必木其為簋也不必竹用

缶而已所謂汙樽而土簋門內樽而門外缶此其時也

爾雅盎為缶虞氏易曰震為仰缶今樽與簋交用之凡

此者所為約也約者儉也然且以至約之物當相見之

歡而又以三四剛柔相接之密乃不納於户而納於牖

艮為門闕而四當艮門之半比之墻牖如云陳之牖下

者此約之又約亦以四自升來却巽剛而受坎柔猶之

坎與坎交居艮柔而受坎約其情同也貳與副同本義

引周禮三貳謂益酒之副遂以簋貳不合引晁以道說

謂先儒以樽酒簋為句既又以夫子象辭樽酒簋貳四字連讀又不合又引晁氏據陸徳明本欲去貳字則以解經之故而至改經不已矣夫子象詞自無誤句晁氏古易多出偽造況唐時郭京陸徳明諸本私臆穿鑿明屬乖舛可輕信耶仲氏易

離之三

陸嘉淑曰晦木尋門餘論直欲與洛閩大儒質辨於千載之上其釋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

則自以為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若其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不然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正使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衛武公九十猶戒豈敢蹈此等之轍斯言也真有功後學之言也晦木名書之意以乾坤為易之門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探索以尋之經義考

離九四爻

四以火繼火層火在下而通火於上有如突然突者竈

匈也當四在大畜身本柔也移乾二之剛而來為離剛若火之延來者然且以上火接下火而四以陽體而居互巽之上巽風揚之如焚然夫離者麗也即附也火以附物為義而今以附物而反焚物及物焚而火亦無所容矣是其焚之而物死非物死也焚也焚之而物死而棄非物棄也火也火以麗為體而乃所麗如死然如棄然膏以明自煎火以焚自滅誰為為之盖四居兊中兊為澤為金金為火所滅而澤又足以滅火故象如此荀慈

明曰陰麗於陽相附麗也然而有别離之義焉離者火也託木而生是附麗也煙焰飛升而灰炭降滯是别離也仲氏易

經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經稗卷二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易經

咸彖

咸彖之為拇為腓為股為脢為輔頰舌者梁山来氏曰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少者之少者一身從拇而上自舌而下无不以情相感故聖人取象焉其説則誠然矣然而

感必以正相感而非正則於男女之情有餘而於夫婦之道不足也艮止也止乎禮義則正故象辭戒之曰利用貞_{堯峰經解}

咸感兌說

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_{困學紀聞}

君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困學紀聞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

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學齋佔畢纂

肥遯

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巸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以漸上九鴻漸於陸為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

汔當為訖豈未辨證此耶 西溪叢語

大壯四五兩爻

人臣患不節儉饕餮敗類者無論即如管氏三歸霍氏封殖終非潔已奉公之道此九四鼫鼠所以厲也人君患不廣大誼不謀利道不計功三代以下難言之漢武多欲宋神喜功與皡皡者遠矣此六五之失得勿恤所以吉也故淡泊明志者為純臣違道干譽者為小補云

易史

左胑

余向作補亡月采篇辯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横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於左胑注馬融王肅音胑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為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録以補其前説學齋佔畢纂

南狩之志

孔子於明夷九三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於革九四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湯武之事聖人所難言故必推本於志以告天下後世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亦春秋之志歟易史

嚴君

或問於邵二泉曰嚴君父母之謂然則母亦稱嚴乎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别慢帷薄之儀父雖嚴不能盡察者必母嚴乎内而後

中外齊肅家道成也慈母有敗子不其然歟易史

言行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困學紀聞

閑有家

胡氏炳文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周易集紀

睽六三上九

謹按序卦家道窮必乖故睽次家人兌為少女為口舌六三在兌上而為悅之主又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蓋少女中之強悍自遂言笑無忌而却不失其正者也然當睽之時正應既乖外侮必至二與四之曳輿掣所由來歟而曰輿與牛者蓋本卦中爻三至五為坎坎為輿又在三之前曳之象也二至四為離離為牝牛又在三之後掣之象也其人者六三也雖為悅之主言笑不謹本非不正一旦遭此凌辱豈甘之乎天者呼天號泣也且

者將何之辭劓者離為戈兵劓之象也即今之婦人為强暴所辱欲自刎以殉者也見者上九見之也正應既來則曳者避而掣者去矣故為无初有終而象曰遇剛也若以天為髠首以劓為截鼻則斷者不可復續何以有終乎至上九本有正應而乃云孤者葢以剛而處睽極明極故拂戾而難合過察而多疑也見豕負塗見其汚甚也載鬼一車見其怪甚也先張之弧初念欲殺之也後脫之弧轉念又釋之也惟其有此轉念是以匪寇

婚媾遇雨則吉羣疑亡而睽者終合矣坎為豕為雨弦木為弧皆卦中自具之象也易酌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盖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

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容齋隨筆

朋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泰言朋否言羣困學紀聞

貞勝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罹于羅困學紀聞

利用為大作

上之益下不必真有所予也夫予下何幾而使下自益則無盡故自益之道莫如農事彼夫耕植方興即謂之作猶書曰東作是也耕植具舉即謂之大作猶史曰大興農功是也蓋初二皆地道而初又民位則正小民力

地之際子不云乎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則在周易未演時亦即於益象見農事焉況初為震剛震於卦為稼於方為春於時為三月而以全象言則坤土在中前巽入而後震動有如耒耜且以震巽之木火離之牛而耕之三坤之土間艮手持耒震足動耜進退田間無非耕象而初以震剛當之則象所謂自上下而利攸往此其利也不然康功田功本無艱重可以謂大作而不可以謂厚事盖不竭

民力而大有加上之益下者益是而已仲氏易

莫益之或擊之

廉恥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困學紀聞

夬

彖象爻詞三聖人總為去小人而發蘇紫溪論之極詳

其云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羣祿猶在罔防暮戎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竟以啓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決而不勝則禍集於君父決之而勝利亦不在國家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而莧陸不勝化庶頑於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羸羊毋壯趾寧遇雨毋次且此溫太真狄梁公所以權宜成大

事也何者決而和也易
史

一陰生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朝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聘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

有戰困學紀聞

羸豕左腹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困學紀聞

齎咨涕洟

萃之上六則獨陰不聚齎咨而涕洟齎咨兊口聲也涕洟兊口澤也夫聚則歡而散則悲者人之情也當其聚時則執子之手兮咥其笑矣不知其嗟如也乃忽當閒

隔而嘆息不已繼之以泣所謂悲莫悲兮生别離者此非聚散之間有難言者哉此夫子賛萃所為不言時與義而獨言情也仲氏易

有言不信

蘇秦說秦王不合金盡裘敝困於易水之上問其隣子債布一疋與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而償千金其利亦厚矣而隣子不與者何隣子不信秦之有千金也豪傑之士當不得志之時出言而不見信於人如秦隣子者

何可勝數嵇叔夜下獄及對簿而不自明人問其故曰吾義非不直神辱志沮有死而已嗚呼困之於人豈不甚哉易

　史

已日乃孚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縣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惟朱子發讀

為戊已之已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已日如何瑩曰豈惟此耶雖作巳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巳日乃孚猶言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辰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容齋續筆

革九五爻詞

或問革九五之爻詞乃與乾九五皆稱大人何也其一

龍飛其一虎變又何言乎龍虎也曰革上體有兌互體有乾兌正西之卦白虎之方也乾為陽金兌為陰金乾龍兌虎交媾乾金遇兌乘旺離火互見巽風有鼓鑄之象乾兌二金會合從革故以革名乾九四之文言曰乾道乃革第一卦言之第四十九卦當之雲從龍則乾九五之大人風從虎則革九五之大人乾自一世至四世每變皆伏震龍至九五而飛故曰飛龍革以兌之中爻變亦為震龍故曰虎變熊氏經說

鼎折足

至尊讀書都在最上一層著意信是天亶睿智一日諭

地云易經逐爻說吉凶不知道他的根甚疑惑如鼎卦

四爻為甚麼斷他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還是他自已

有應得之罪還是天地間有此事硬派在這一爻上地

奏云據臣愚見大易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聖人逐爻比

校過纔下斷語鼎四之辭是他自取不是硬派的曰如

何是他自取奏曰鼎卦初六是鼎趾二三四是鼎腹四

居鼎腹之上實既滿盈便有傾覆之理又易有義例五位君也四近君之位故曰多懼四宜柔不宜剛五宜剛不宜柔四爻以剛承柔率多凶懼他已犯此例又下應初爻初在下宜剛不宜柔如特立獨行賢人在下之象四宜柔如大臣虚已下賢之象今大臣剛而在下者柔如所任信者乃陰邪之小人他又犯此例初乃鼎趾也故曰折足鼎有實而足折鼎中之所有必覆矣故曰覆公餗其形渥奏訖大蒙嘉悦因曰由此看來易經通有

義例折中內有義例一卌從此起也榕村語録

不喪匕鬯

仲氏嘗與張南士坐聞雷南士曰雷震何以喪匕鬯曰不過如當飲墮杯當食失箸等廣譬及之耳曰其象何居曰一剛載二柔𦉍內尚在匕匕不喪也互坎于仰盂之中所酌尚在鼎鬯不喪也南士起謝書之去仲氏易

厲薰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嵓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

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加於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閽心今易作薰心而李本作閽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薰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爻作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爻卦爻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於爻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

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艮為閽寺乃易繫詞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學齋佔畢纂

敦艮厚終

按艮止也知止不殆阿衡告歸公旦明農留侯友赤松鄴侯入衡山二疏解組為世美談皆知止不殆者故艮之上有厚終之吉焉易史

上九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為逵

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為叶而雲路亦非可棲之地仍當作陸為是漸至于林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于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為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

而復至于陸以退為進也巽為進退其說並得之日知錄

歸妹

帝乙歸妹言不驕夫家也君之袂不若娣之袂良言尚儉不尚飾也惟然則女德之盛如月幾望故稱吉焉然此百不見一也夫人生賦形為女而能福澤令終者較之丈夫尤難以予所見女流中不下什百非夭則寡非賤則貧非反目則無子嘗怪之憫之實命之不猶與或德凉致之與今觀歸妹六爻惟五備德為吉初與二娣

妾之屬耳三為棄婦四為愆期上則苟合愈不足道史遷稱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克令終豈非命哉易史

帝乙歸妹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聘禮歸其妹於諸侯

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困學紀聞

月幾望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困學紀聞

豐卦言消息盈虛

一部易惟否泰言消長損益言盈虛而深嘆盈虛消息者惟剥與豐也深嘆天地鬼神者惟乾謙與豐也上經贊乾語中曰盈不可久也下經咸象曰以虛受人盈虛並舉正在以虛用盈觀豐象之皆至而盈虛之消息更危微矣知消息而休息生息皆不息矣曰勿憂者休息之不息也曰宜照者生息之不息也周易時論

旅

此窮旅也旅人本猥屑而此當艮止下柔尤纖細之至

者虀鹽包裹瑣瑣然然且寄居櫚牖所踞繞尺寸而與同行者較量彼此必至分析其處所而後已此何如旅也夫寄跡天涯固已偪仄所恃廣大自處與同行相親庶足慰藉而瑣瑣如是此豈能免患者其窮而致災必耳按斯本作分析解其又作語詞者借焉耳故說文以斯為分爾雅以斯為離毛詩斧以斯之以斯為析薪之義考易例凡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指並無憑虛作轉詞者如屯之屯其膏賁之賁其趾類此明明卦名固無

足論他如大有之匪其彭同人之乘其墉大過之過其祖既濟之曳其輪類上下二字皆有實義此易例也況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其指住止者凡六如其家其屋其户其所其次其巢類此云斯其所正與鄗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且所之為義世亦不解久矣所者旅寓也又曰行居之名故鄭詩獻於公所謂拔舍之所而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所蔡邕獨斷云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指行在為所是也是明明一斯字一所字字

義易義無不一轍而俗儒淺薄安陋就簡經文稍艱便不能解反欲改經聖言受侮已極矣又此爻以瑣所為韻正哿語之恊又初為艮之下柔艮為門闕下柔薄外門正旅寓之下者又此旅初爻即豐上爻也在豐上則為蔀屋在旅下則為斯所其反對確切又如是又所字易文曾用之即艮止其所之所仲氏易

旅瑣瑣

陰柔處于卑下旅困之時上有正應而不見恤取災宜

也黎侯寓衛日久不見救援其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及魯昭公寓于乾侯正此義也五經蠡測

鳥焚其巢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

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野客叢書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為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争之論苗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

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日知録

巽為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无魚井内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剥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

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剥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凡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女之類他可推也容齋隨筆

來兌引兌

蘓子瞻易傳兊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兊之小人以説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説為兊者故曰來兊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兊者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剥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説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

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免則其道先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豆見于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日知録

李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兑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厲困學紀聞

孚于剥

或謂兑有和兑孚兑來兑商兑引兑各主一爻九五為兑之主乃不言兑而言孚於剥何也且兑何預於剥哉曰爻辭之義未可知嘗以卦氣推之兑之卦氣在秋冬之交兑初九直秋分九二直寒露孚兑之爻正應剥之内卦兑六三直霜降應剥之外卦九四直立冬九五直

小雪則孚盡而為坤矣五與二相應賴九二之字兊以濟其剝小象言位正當者二五相當也或者孚于剝之義如此然卦氣之說出於漢儒在周公之時未有也但以理論之九五孚于剝正以九二孚兊二五相當君臣相孚則五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爻正當亦此意也熊氏經說

甘節甘臨

慎乃儉德惟懐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故

甘臨无攸利 困學紀聞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向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為卦三十下經為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于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為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起歷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為蜀郡板行謬藁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説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余於七日來復説已詳之矣余之此説蓋為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象曰天地革

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歷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歷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為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歷之為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

卦列子午卯酉為冬夏春秋四時之正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朞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為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為六十卦總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草太玄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

起中孚此厯家以配坎之初六為十一月中氣而為筭厯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十一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首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兊四正卦以配春夏秋冬

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十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祛其惑也舉手稱謝而去學齋佔畢纂

中孚起甲子

或者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數故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

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

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學齋佔畢纂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日知録

豚魚鬼方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按豚魚即是河豚此物雖以河名

實多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中孚之象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若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豚魚至無知者尚能及之則其信可知故吉則違其本矣物之無知獨豚魚耶且於中孚奚取焉是說予得之爾雅翼易既濟之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揚雄趙充國圖畫頌范曄漢書西羌傳皆謂鬼方為西戎曄又引殷頌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王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以為證通典主之然他無攷焉且於易爻亦無取吳幼清曰三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荊楚居南而好鬼故名之然他書亦未見有以楚為鬼方者且三為離終豈當迴戈自伐耶近熊過作象旨决錄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離為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為坎終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又引張説赴朔方軍詩遠靖鬼方人其説當是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亦其證也堯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幽都鬼方義亦相

近子金罍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自古君子小人不並立而君子常負小人常勝者何也君子疎小人密君子寛小人刻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也孔融之於曹操李固之於梁冀張九齡之於李林甫顔真卿之於盧杞趙汝愚之於韓侂胄史傳所紀不可勝指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所由來矣

易史

曳其輪貞吉

黄石齋云趙簡子將出召董安于三趨之乃至至而後簡子有求於執事三往三反而安于皆備之故安于之皆備安于之所以後至也人涉卬不卬須我友有是友也以曳其輪何遲之有易史

終始皆陽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九

卑高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

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繫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學齋佔畢纂

天地數止於九

張横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五之偶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為五之偶焉耳此繫辭義天一至地十之觧也或有問予曰

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為河圖之數則洛書何以為數五十有五耶余應之曰然此正楊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横渠所謂十為五之偶合於中天而為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九之歷十二辰至於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厯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有五而箕子推洛書

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為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為中耶問者喻而退學齋佔畢纂

大衍之數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

而成十合之為五十有五惟黄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之圖者設木於東設金於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盖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夢溪筆談

其用四十有九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於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於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夢溪筆談

知來藏往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為明智屬耳為聰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聰

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䰟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曉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兼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筆麈

太極生兩儀

林侍郎黄中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四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偶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

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懐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産子子在母外朱子語類

易著人事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顔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困學紀聞

因而重之

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爻在其中曰畫曰重皆伏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曷為而已具於神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云易說十三卦制作之意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余亟應之曰固哉子之為易也縱以是為夫子之言豈不可信於司馬遷之言乎

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子明辨晳之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揲蓍變易之數連山伏羲歸藏黄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藏坤為首商曰連山艮為首周曰周易乾為首詳周禮別皆六十有四而注以別為重則是伏羲因重為六十四明白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豈有子掩父之善而徑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哉故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畫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加而為三以

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詳且悉可信不誣矣今子不信周公朱程之格言而惑遷雄淺陋之誣說其為易也固哉或者辭窮而退學齋佔畢纂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無錫高存之攀龍謂畏之一字至王安石漸滅殆盡恥之一字至馮道漸滅殆盡予謂安石雖有三不足之謂然與子瞻云吾輩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

不為方可又與呂誨叔云生平執拗妄念對誨叔却不敢復萌此兩語可謂畏之盡澌滅乎必也桓玄之神怒王敦之遺臭而後可謂之殆盡不然長樂尚有別論何況半山易史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

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容齋隨筆

兊為羊

兊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兊也大壯内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

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葢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頼震陽之壯耳容齋隨筆

為寡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黒白雜為宣髮宣髮二字甚奇容齋隨筆

為剛鹵

平菴項氏曰地之鹵非不潤也暫暵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露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鹵之凝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

周易義海

升而不已必困

廉頗已老猶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馬援老矣據鞍顧盼自請為將卒有壺頭之危郭子儀勲名極頂年八十餘猶為節度元帥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册罷此皆升而不已者也易史

道消道憂

苕溪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

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因學紀聞

陰陽交錯剛柔相應

天地間一陰一陽而已六十四卦皆陰陽交錯而成自始至終皆二卦相對待乾坤坎離頤大過復姤剝夬中孚小過此十二卦六爻陰陽各相對待其餘卦皆卦體翻轉相對待乾交於坤為咸恒坤交於乾為損益咸恒坤外乾内陰包陽有男女交媾之象故二卦象辭多取

男女交感之義損益乾外坤內陽包陰有君上統民之象故二卦多取民事損益之義剛柔相應乃卦中大義凡卦爻皆以相應而致吉亨不相與而致凶咎凡卦八純卦皆無應與六爻皆有應與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為然蓋乾坤為萬物之宗六子之父母二卦純體對待於上兩相應與非如他卦陰陽交錯自為應與乾坤二卦三索而成八卦八卦交錯而成六十四卦然後萬物生焉乾坤之德廣大故彖辭只賛其德之盛

言之不足又作文言以敷暢其義不必言其應與而彖辭中所謂資始資生順承德合等語又即含剛柔應與之義乾坤居首屯次之彖辭先言剛柔始交而難生首發剛柔應與之義所以明天地不交剛柔不接則萬物無由生天地交剛柔接然後萬物生生不窮他卦中但有剛柔相應彖象必取其善在二五爻尤為至善彖辭不言者鮮坎離亦不言應與者坎中實有篤實之德離中虛有文明之德亦兩相應與不待言也萬物皆天地

所生故乾坤居上經之首民生非水火不食故坎離居上經之終乾坤二體交而咸咸恒居下經之始坎離二體交而成既濟未濟居下經之終乾坤為天地陰陽之全體咸恒為人道陰陽之大用坎離為天地水火之全體既濟未濟為人事水火之大用震巽艮兊為雷風山澤於民生日用視水火為差緩故此四卦混繫於下經襍卦之中聖人序易篇次亦不茍也乾坤二體互分上下為泰否六爻皆有應與彖辭不言者天地交而萬物

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此義尤大故彖辭直言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不取應與之義至艮卦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未濟之終又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可見此義甚大五經蠡測

易言筮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困學紀聞

筮坤之比

東漢永建三年立大將軍梁商女為貴人筮之得坤之比正比九五爻也當時解之者但曰元吉位正中而已其後進為后順帝崩進為皇太后以無子立他妃子臨朝即沖帝也沖帝崩質帝立又臨朝及兄兾弒質帝然後迎桓帝立之而於是有兄兾擅權宦官亂政之禍今推之則坤五后也之比而變剛君也臨朝也所謂顯比者也三驅者立三帝也失前禽者無子也猶無前星也舍逆取順者信宦官殺忠良也其最可異者一推自復

以震初之剛而易比五一推自剥以艮土之剛而易比五震為長子為凡艮為門闕為閽寺合凡龔與官官而皆與九五有參商之跡因之有弑帝亂政之禍何推易之神一至是也向使漢之太史能不失周史推解之法則必嚄而置之矣此皆虞翻蜀才輩所心知而未明言者而宋人言易率以先後天方員兩圖造占變法而不識周史三易之秘宜其相去益河漢耳仲氏易

筮得大過九五

漢書武帝伐匈奴筮之得大過九五☰大卜因謂匈奴不久當破但取象辭何可久也一語乃遣貳師伐匈奴後巫蠱事發貳師降匈奴武帝咎卦兆反謬今以互易法筮之則此九五在本卦為兊中在大壯所來為震中兊為剛鹵而震以出之此北伐之象但大過通視合為大坎而互當重乾之末進承一坤龍戰玄黄正在此際幸乾坎二位皆居北方我以南向北則我南為凱彼北為敗所以能破匈奴兵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者此也

奈身在坎中尚未出險而兑為口舌又為毀折非因令誤當以間敗乃詛呪事發而脫身降矣兑者脫也夫枯楊之華不入寒地身為士大夫敵醜非偶乃既降單于則身已為人所得而單于又妻之以女此正匹配反常一若老婦之得士夫者其詞象之切占驗之精孰過於此而以為反謬此占者之罪卦兆焉得誣坐之春秋占筮

筮遇咸之井

晉元帝初鎮建鄴王導使郭璞筮之遇咸䷞之井䷯璞

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其井當沸後晉陵武進人于田中得銅鐸六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此事載晉書郭璞傳然世終莫解嘗以此詢仲氏仲氏曰此最淺近者銅鐸之出以貞咸也井之沸以悔井也咸内為艮艮東北之卦也其名武者以上兊在右武位也其出鐸者兊為金與互乾金合而乾數六故得六鐸然且互乾為天互巽為命此天命也故曰此受命之符也若夫井則二四互兊

三五互離離兑為西南郡縣而南為陽方故宜有陽名乃以下巽與互兑為金木之交上坎與互離為水火之際木間金得火而上承以水此非薪在釜下得火而水乃沸乎且四正相纒乾麗坤域非中興受命何以得此

春秋占筮書

筮得恒之解

明土木之變南冢宰魏驥將集同官上監國疏會錢唐客陸時至善易請筮得恒☳之解☳驥曰帝出之不恒

而承之羞固也乃變而負乘寇將復至如之何對曰既已負帝且乘矣再至何害所慮者貞之則吝惟恐徒守反吝耳驥曰善乃易疏去次日客過驥驥曰昨筮無大凶乎曰大吉曰何謂曰夫恒為大坎而三當坎中所以陷也然而恒互為乾三以一乾而嵬然居三乾之間若無徃而不為君者乃一變為解則已解矣且解之詞曰利西南西南者所狩地也又曰其來復則還復也夫恒者久也日月得天而久照今解之互體則正當兩坎互

離之間坎月離日非日月幽而復明乎夫明吾國號非返國乎祇卦有兩坎兩離而上離未全上震缺上九此似指監國言尚有待耳後敵果再至以戰得勝而英宗卒返國復辟若先見者聽齋雜記

筮遇蹇之噬嗑

問隋梁四公記梁天監中蜀闖四公謁武帝帝命沈約作覆令射時太史適獲一鼠緘匣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羣臣占射無中者惟帝謂上坎下艮坎為盜

而艮為石則似有盜物不得而反見拘者此必鼠也噬嗑六爻無大咎而終曰荷校滅耳又似以噬齧獲戾必死鼠也而闔公之占則曰處暗而適離舍艮止而之震動是必幽隱之物不當晝見失本性而受拘繫者其為鼠固也然而又曰坎雖為盜而又為隱伏盜能隱伏猶未死也惟從坎變離離者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日歛必死矣且必有四鼠金盛之月金數四此必四矣及發而止一生鼠帝與闔公皆失色逮晚鼠死剖之則懐妊三

焉此種瑣屑似兩晉已後管輅郭璞諸筮法不知與推易之法春秋太史諸占筮同異若何且蹇與噬嗑正互順逆並無兌象而曰金盛曰數四朞未解焉按此即推易法與春秋太史占筮並無不合特其說有未當者既曰坎艮則不俟推測而即知為鼠何則夫子明曰坎為豕艮為狗為鼠則未有狗豕而可入匣者此不必以隱盜顯狗從卦象求也況既變噬嗑則更與黔喙之屬有明證者乎第死必不死梁武與闖公各有誤者舍蹇而

之噬嗑則蹇足雖不行而噬口尚能齧鼠不死也去坎陷艮止而就燥與動則燥出瀆闕動可決行又不死也且艮為鬼冥門死象也今乃變而為震之反生夫反生非生乎又不死也然且鼠者艮也今改艮鼠而為震則鼠亡矣亡鼠宜死乃觀其同功而自二至四巍然一艮高出於離震之間未亡也又不死也若云荷校滅耳則坎為耳坎受滅艮不受滅云日中則昃則蹇有互離噬嗑有小離大離三日遞出並未嘗昃況他物畏日昃鼠

不畏日昃也至云逮晚鼠死則在射後矣射者當前之是射與後何涉此必當時傅會帝與公者故為是言以餙之而不知其無是理也至若金盛數四之說則更屬大謬春秋太史並無有以時氣占易者自臨之八月復之七日偶及月日而漢後易家遂有十二辟卦及緯書六日七分卦氣直日之說然總非古法且於諸事並未一驗故一槩屏去今即以其言按之覺有大荒唐者據焦氏卦氣直日則蹇為立秋七月之卦然究初用事並

非金盛月也若噬嗑則已在夏四月中矣至京房卦氣直日則蹇在大雪十二月中噬嗑在立冬十月節並無秋金與唐書歷律志所載並同而後儒作循環變通諸法則更以噬嗑為木道蹇困為火行金且無有何有於四如以卦言則蹇與噬嗑並無一爻爻四之數於何見之子所言固不謬耳問艮之為鼠夫子之言也然夫子於離亦言為蠃為蚌為龜為蟹為鼈今噬嗑有離何以不曰此龜蠃屬乎答善哉問也但占物之法以遇卦為

主遇卦有物則不必更占之卦龜與鼠究之卦物也然物可兼占惜當時君臣見不及此無有以龜鼠作兼占者既占為鼠即當云坎為水為濕艮為山為門闕是必有水中之物去隱濕而登艮山可以藏諸室獻諸闕者得非龜乎況之卦之離顯有龜名則此中是龜亦容有之特吾謂必是鼠不是龜者坎為盜龜不盜也噬嗑能嚙物龜不嚙物也震為動為躁決龜能動不能躁決也則鼠長耳使春秋太史而占物當必如此易小帖

經稗卷二